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9.01.026

大数据思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五性”的助推器

杨美新,黄丽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创新性发展,必须进行思维方式的变革,由小数据时代的精确思维、因果思维、滞后思维、封闭思维及样本思维转变为大数据时代的包容思维、相关思维、前瞻思维、开放思维及总体思维,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预见性、开放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大数据思维;思想政治教育;“五性”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9)01-0132-06

随着网络技术、云技术及智能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的运用,“一切皆可数据化”,数据呈“爆炸性地增长”,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大数据时代催生思维变革,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超越传统小数据思维范式,运用以包容思维、相关思维、前瞻思维、开放思维及总体思维等思维形态为特点的大数据思维,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预见性、开放性和实效性。

1 突破传统的精确思维,运用包容思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小数据时代下,由于搜集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总量少,收集的数据一旦有错误,都会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分析结果,因此,必须追求精确数据,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的代表性。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的数量和种类都异常庞大,人们需要突破传统的精确思维,运用包容思

维,既能接受数据的混杂性,也能适当接受错误,在对数据所表征的问题的认识时趋向于某种概率,在把握整体趋势的条件下舍弃对精确性的追求,这种方式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和顶层设计提供有效支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1.1 接受混杂数据,助力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

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主要是指根据不同教育对象日渐多元、多样的个性化和差异化需求,采用符合不同教育对象个性特点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和教育手段等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受此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复杂化趋势,因此,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要进行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对受教育者性别、年龄、性格特征、思想实际、成长需求、所处环境等进行评估。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中提到:“执迷于精确性是

收稿日期:20180912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YBA071);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项目(116DZX12)

作者简介:杨美新(1976-),女,湖南长沙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信息缺乏时代和模拟时代的产物。只有5%的数字数据是结构化的且能适用于传统数据库。如果不接受混乱,剩下95%的非结构化数据都无法被利用,比如网页和视频资源。通过接受不精确性,我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涉足的世界的窗户。”^{[2]45} 小数据时代,由于收集的样本信息量比较少,数据存储技术和处理技术有限,因而必须确保记录下来的数据精确,以降低结果的误差,增强结果的代表性。这种精确思维方式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常见的表现,就是采取统一标准,进行大班教学,以及程序化的教育模式等等,其结果往往是无法把握受教育者个体差异,效果不尽人意。大数据时代,结构化、半结构化甚至非结构化的数据皆可存储于数据库中,SQL, NoSQL, NewSQL 数据库及云存储技术的运用,每一个教育对象的“生活足迹”都以数据形式记录在数据库或云端中,每一个消费记录、出行记录、网页浏览足迹等都被及时快速刻录并更新,在通过对海量、复杂数据的清洗、集成、转换等数据处理后,展现在教育者面前的是可视化的数据处理结果,这些结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非常详细的信息考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全面掌握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尊重教育对象的多样化个性,更好地结合教育对象的年龄、性格特点、心理特征、思想行为和具体实际,兼顾到每一个人,为他们量身定做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菜单。

1.2 把握整体脉络,助力思想政治教育顶层设计

全球文化的交流碰撞、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处在数字化、网络化生活环境和多样化家庭环境中的教育对象的思想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及时关注和充分掌握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和思想倾向,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情况,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顶层设计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小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是建立在极力追求样本统计分析的精确度以避免放大偏差的基础上的,这种以精确为特点的思维范式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教育对象关注的需求和焦点、教育对象的实际问题、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等动态把握程度比较低,对教育者、受教育者与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探索新的位置、新的运动过程或新的反应过程的协调运动把握程度也比较低^[3],当然其结果所反映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比较低,绝大多

数决策只能凭借决策者自身的直觉、经验和判断能力。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上每一秒钟产生的数据都以流量的形式存在着,超大规模的数据存储库不但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流稳定且连续的存储,而且实时更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库以及量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处理结果可视化为一幅思想政治教育动态运行的现实图景,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从大数据中获取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和洞见的能力获得极大提升。当然,海量的数据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还包括其他相关数据,甚至还有一些是错误的、离谱的数据,但是,由于数据足够大,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决策时,趋向于考虑某种概率而不是盲目去追求微观层面上过于精确的数字,反而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宏观层面获取更好的知识和信息,进而得到其整体发展脉络,优化顶层设计,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 变革因果思维,运用关联思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

大数据思维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寻求因果关系转变为寻求相关关系,以关系的眼光从系统内外部结构、联系等关系状态来把握事物存在。小数据时代,出于节省时间的考虑,我们经常会根据问题的需要,选择一些可以看得出规律的因素对研究对象进行某种假设,而那些表面上没有关系或者说难以让人发现的、实际上却有着深层关联的因素和规律却被遗漏。大数据时代,海量的传感器将思想政治教育整个系统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所有数据都收集起来,物联网的万物互联,让数据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相关关系的类型和方向等都能够被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数据上发现各“单子”式因素之间的联系,并由此得到真实有效的结论。

2.1 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提升应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不确定性的能力

小数据时代,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思想政治教育全样本数据,当我们不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所有数据进行检测分析的时候,便先假设原因,然后再花时间求证,去发现和验证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存在,这就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经常使用的由“果”寻“因”的思维方式。由“果”寻“因”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它首先是预先进行大

胆假设,但是一旦假设出现错误,之前所做的所有工作便失去了价值,而且预先做的这种假设,其方向也是基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即使我们证明了在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样本数据中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可能会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这样,则需要新一轮的假设和求证。也就是说,小数据时代,有限的思想政治教育样本数据是无法真实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间以及系统内各要素之间普遍性的相关关系的。而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巨大而繁杂,人们放弃了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转而关注相关关系,但是这种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联却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价值,用舍恩伯格的话说,也就是人们不需要纠结于“为什么”,只需要通过大数据分析获知“是什么”,就能够给我们提供非常新颖且有价值的观点、信息和知识。面对十分庞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全样本数据,关联思维强调其分析所使用的关键数据恰恰来源于混杂数据间的关联,“数据发声”把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相关关系展现在教育者面前,这些数据也许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它会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因此,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变革“有果必循因、有因必有果”的传统因果思维方式,运用关联思维,更多地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提升应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和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

2.2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同向同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合力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外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等社会平行子系统的相互配合,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载体和教育环境等各个要素的良性互动。小数据时代,我们能掌握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少,数据间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容易寻找,正是这种采取抽样调查验证假设的因果思维才让我们不断地发现和验证了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些客观规律的存在。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数据量级达到PB级,而且大数据的容量指标是动态增加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快速探究,当然也不需要探究海量数据中每个数据与其他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只需要利用数据挖掘中的关联规则分析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关联的特征,从而获取思想政治教

育数据的相关关系。关联思维强调关注关联关系,是以大见小,从多元视角看现象的方式,因果思维则侧重因果关系,是以小见大,从经验视角看现象的方式。当大数据来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有的处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但更多的数据却是来源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之外的,那么我们的眼光也必将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去关注更多零碎的、看似无关联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内各要素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外所存在的联系,利用相关关系对这些因素的联系进行研究并更进一步对细节进行分析,从而全面把握协调和控制各种因素,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同向同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合力。

3 摒弃滞后思维,运用前瞻思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预见性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滞后思维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已掌握的碎片性信息对教育对象进行教育,滞后思维方式难以科学地对受教育者的未来思想状态进行预测,也难以在事前制定一套详细的预备方案,更多的是在事情发生后亡羊补牢。而前瞻思维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运用现有的经验、手段和工具,在全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过去及现在的数据前提下,不断挖掘新旧数据价值,把大数据处理技术得出的结论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经验,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作出判断和预测,提前做出教育方案并加以合理引导,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3.1 加强对人们思想观念、行为变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前瞻性

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看来:“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2]75}小数据时代,预测能力有限,预防教育收效甚微,不得不做经常性的事后弥补工作,这些都是滞后思维的典型表现。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凭借大量及时、准确、全面的思想信息,运用前瞻思维对教育对象的思想观念、行为变化发展趋势或可能性进行科学预测和超前防范,在不良思想或错误行为发生之前,事先进行教育,做到“防患于未然”,在不良思想或错误行为刚刚萌芽之时,及时矫正引导,做到“防微杜渐”。“从有避免无”的滞后思维和“从无规避有”的前

瞻思维,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体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主动模式与被动模式。显而易见,前瞻思维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性得到极大提高,随之带来的是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的提升。大数据时代,人类主观的精神世界是可以像客观物质世界一样,利用数据对其作客观定量分析和评估的。大数据的“大”体现了其数量的庞大,但是这种“大”强调的更是其“价值”之大,在实时监测、跟踪教育对象产生的所有数据后,通过对全样本的、即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全方位、立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时世界便呈现在我们面前,从那些冗长繁杂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相关联系,并关注到以前观察不到的更多细节,发现新问题,预测出更多的新结果。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强调“在大数据时代,这些新的分析工具和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野和有用的预测,我们看到了很多以前不曾注意到的联系,还掌握了以前无法理解的复杂技术和社会动态。”^{[2]83}也就是说,大数据时代,“不曾注意到的联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预防教育提供现实可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对受教育者的数据踪迹进行跟踪、处理和挖掘,数据分析结果足以科学判断和预测人们思想观念、行为变化发展趋势或可能性,从而有针对性地规划和调整教育思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前瞻性。

3.2 建立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预警机制,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

前瞻思维追求的是对未来的规划和预见,大数据时代,运用前瞻思维建立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预警机制,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变得更为精准、主动,也更有效果。思想政治教育预警机制建立的关键是数据,当教育对象几乎所有的行为都被数据化时,数据即是信息,信息即是知识,知识即是预警机制形成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大数据技术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实时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种数据的变化态势,及时进行分析研究,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情形,尽早预警并提前介入,将可能出现的危险化入事前的测量和预防,为建立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预警机制,实现预警工作信息化、科学化提供技术支撑和更多可能。当然,这种预警机制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数据处理中心之间的有效联动机制,包括沟通机制、反馈机制等。数据处理中心实时处理数据,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根据科学数据结果及自身的专业知识、传统的经验,及时与受教育者沟通,调整教育活动和工作方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也就是说,大数据时代下,通过信息收集、科学预测、科学评价、适时干预、即时反馈等一系列预警工作流程,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偏离教育目标的一切可能性前兆“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进行必要的防微杜渐,这样既能将有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资源有效地分配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解决目前人力、物力甚至是教育工作者预警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有助于及时正确引导教育对象思想观念的合理转变及顺利发展,避免不良思想观念在不知情或准备不足的情况发生,最大限度甚至是完全避免不良思想的产生或将损害最小化,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

4 摆脱封闭思维,运用共享思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摆脱封闭思维,运用共享思维,以开放性的视角通过打通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和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间的数据“壁垒”,促进数据流转共享,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更好地服务教育对象,提升教育对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1 统筹系统内部数据,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

封闭导致混沌,开放则带来有序和生机。大数据时代,各个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和部门各有阵地、各有优势、各有影响力,在各自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都掌握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信息,但是这些信息资源散落在不同的组织和部门中,基本处于彼此分割、孤立、封闭状态,数据之间的共享、连接和融合程度低,数据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云计算技术等信息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的共享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手段,各种基于手机、计算机和电子监控等信息采集设备和存储设备,将人们的生活足迹数据化地永久存储和记录下来,数据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和数据关联分析技术,将原本隐性的思维活动通过数据显性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巨大的资源。人们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的形成是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共享思维下,思想政治教育不同教育主体之间实现充分交流合作,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资源实现充分互通共享,并可以多次

被处理以发掘潜在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性得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巨大合力也得以真正形成。大数据活在“云端”,云计算让大数据找到自己的轨迹和存在的真正价值。共享是大数据的“根”,没有数据的共享,云计算也是“无米之炊”。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共享思维,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共享化,统筹系统内部数据,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部门以及教育工作者的沟通与交流、进一步协同配合、共同发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全面提升。

4.2 统筹系统内外数据,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对话交流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等社会平行子系统之间共同构成了一个纵横联系、错综复杂的开放系统。小数据时代,非全部的或者说少量的数据存储、采样调查的随机性等客观上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封闭性特点,自身与系统外部之间的交流合作经常被忽视。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习惯于把有限数据分析结果运用到整体,很容易出现“以偏概全”“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等问题。“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有赖于互联网,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言:“现在,我们是什么时候把聚光灯打向‘I’,开始关注信息本身了。”^{[2]105}大数据时代的先行者,阿里巴巴、京东、亚马逊等购物平台记录着每一个教育对象的消费习惯;腾讯、博客、微信和微博等自媒体记录着教育对象的情感和广泛的社交行为;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记录着教育对象的各种网页搜索轨迹……互联网技术打通了信息孤岛,实现了一个个体基于寻址技术向世界的另一端进行的信息交互,大数据天网下,人人都在“裸奔”,分享、共享成了共识,整个社会成了一个透明、公开的社会。在很多领域,从收集部分数据到尽可能收集更多的数据,甚至实现收集全部数据,即“样本=整体”,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大数据,带来的是社会各领域的开放共享、集约整合、协同开发和高效使用,在大数据框架下,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和存储、挖掘与及时研判,通过信息跨界交流与共享,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要进行合理数据的整合,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基础数据资源统一平台,统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外数

据,并快速实现数据变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对话交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各领域的对话合作,共同致力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5 转变样本思维,运用总体思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技术限制,我们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全量分析,采样一直是获取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的主要手段。而大数据的概念,指的是所有数据,即全数据。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现在计算机存储能力呈指数级增长,搜集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数据变得轻而易举。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相应地从样本思维转向总体思维,从而可以全面、立体、系统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总体状况,方便、快捷、动态地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细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5.1 掌握全体数据,全面、立体、系统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总体状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新挑战,也蕴藏着新机遇,能否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关键在于能不能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总体把握,全局掌控。大数据时代,人们第一次有条件获得和使用完整数据,为从全局、整体上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完全可以借助大数据力量,运用总体思维,从关注部分代表性数据转变为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所有数据,从整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每一个要素,筹划、部署、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并从一体化角度观察思考、统筹规划,积极构筑全方位、宽领域、大融合的大思想政治教育格局。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抽取适量的样本,然后对这些样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选取样本的过程中很容易掺杂个人主观因素,一旦掺杂主观情感或选取不恰当,获取的数据有效性就极差。实际上,样本思维方式是在无法获得思想政治教育总体数据信息条件下的一种无奈选择,在成本高昂且有限的数据库条件下,只能选择以样本推知整体的方式获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认知。而大数据时代,以全体数据为核心的总体思维,比以随机样本为研究对象的样本思维显现出更大能量,全体数据代替随机样本,为的是全面而不是精准,因为它可以将影响结果的所有可能性都涵盖进去。因

此,大数据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样本思维转向总体思维,从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库中提取出需要的海量数据,用大数据分析工具挖掘出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等信息,全面、立体、系统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总体状况,进而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总体性思考和全景式把握。

5.2 掌握全体数据,方便、快捷、动态地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细节

数据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大数据时代,伴随着数据在采集、存储、分析等相关技术上的突破,思想政治教育数据的获取实现了从样本数据到全体数据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数据,从横向来看包括各个方面的全方位数据,从纵向来看包括各个时间段的立体化数据。小数据时代,受数据收集、存储、分析技术的限制,人们很难对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进行大规模的全量分析。而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量化”,大数据相对抽样数据来说更丰富、更敏捷。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实时采集教育对象在学习生活、网上冲浪、通信联络等活动中产生的、反映群体思想行为的数据信息,可以通过全体数据的分析了解每一个教育对象的思想特点、行为状况、人际关系、交往脉络、生活环境以及生活需求等等,对教育对象进行全面认知和准确把握,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施行不同的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对象也可以根据大数据,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思想、行为、心理等方面进行综合

全面的分析,了解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并开展个性化自主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越大的数据提供越小的细节,“拥有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数据,我们就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更细致地观察和研究数据的方方面面。”^{[2][4]}大数据技术实现了多个维度、多种类数据的记录、挖掘、推荐、分类、关联等,在智能移动终端技术、云计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新兴技术手段的帮助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及时掌握所有学生的全部数据,最大程度地还原、关联、呈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内容,更加方便、快捷、动态地获得与分析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甚至是与之相关的所有数据,看到很多曾经不曾注意的内在联系以及曾经无法掌握无法理解的思想教育具体细节。精确的数据结果取代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模糊的直觉判断,粗放型的思想政治教育被精细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所替代,其结果是教育对象得到精确把握,教育成效得到细致检验,教育实效性、针对性和吸引力、感染力都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EB/OL].(2016-12-08)[2018-09-12].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8/c_1120082577.htm.
- [2]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3] 杨美新,柳礼泉.复杂性思维关照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析论[J].学术论坛,2013(2):201-204.

Big Data Thinking: Booster for Promoting the “Five-trai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ANG Meixin, HUANG Li

(Marxism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big data provides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et brings some challenges. If we want to use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ust reform the way of thinking from the precise thinking, causal thinking, backward thinking, closed thinking and sample thinking in the age of small data to the thought of inclusion, related thinking, forward thinking, open thinking and general thinking in the age of big data, to promote the pertinence, science, foresight, open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Big Data Thin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ive-traits”

(责任校对 钟丽)